

書 叢 界 世

觀 史 濟 經

著 曼 格 利 塞 國 美

譯 孚 石 陳

校 恭 履 陶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序言

近來的人大概都知道馬克斯是一個社會黨，但是都不大注意他還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人都知道他的資本論是現今勞動者的經典，却不理會他對於思想界學術界也有極有價值的貢獻。人都知道他是國際社會黨的始祖，却忘記了他還是社會科學的大功臣。具體的，實際的，有量積的，是人所最容易看見的抽象的，理想的，精神界的，是人所常忽略的。所以人聽見了國際社會黨大會，或廣義派政府，立刻就聯想到馬克斯。但是馬克斯在社會科學上，特別是在歷史上所建的大功，只剩下少數的學者埋首研究。馬克斯所受的教育是德意志的教育，所以他研究學問的方法，透澈，淹博。最先用英國的藍皮書白皮書仔細研究勞動狀況的，要推馬克斯。一方面他有各種語言的好工具，一方面他不辭勞苦的搜集夥多的資料，證明他的主張，所以他的著作真是世上稀有的著作。雖然與馬克斯的主張不合

的也不能不承認他的著作有歷史的價值。因為他的著作既然產出偌大的影響——誘起偉大的社會的運動，發生根本的思想的變遷，——絕對不能是虛偽的理想。『謬誤或是成了統系的謬誤，所產出的結果不過是誤謬無用的行爲，不能有存留的機會』(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p. 80)

塞刊格曼教授這本書專討論馬克斯關於經濟史觀的學說。他在一本小冊子裏，把這個學說的起源，發展以及各方面的批評，訂正都解釋得清清楚楚，詳盡無遺。這本書不祇顯他的博學，更可以顯他議論的公允。

經濟史觀不可與唯物史觀混爲一談。本書緒論已經聲明唯物史觀名詞的不適當。唯物史觀除了生產關係以外要包括所有氣候，山川，土壤等物質的環境。那實在是超過馬克斯的主張。德國學者朗格 (Lange) 所著有名的唯物主義史評論各種的唯物論，獨至歷史的唯物論則付之闕

如。朗格並不是不知道馬克斯的歷史觀的，但是他不肯把形而上的唯物論與歷史的經濟觀相混。因為二者並沒有什麼根本的關係。所謂歷史的唯物論也不過是一種說法，沒有玄妙的理想的。

經濟史觀不是一種新的歷史哲學。十八世紀以來，歷史學者設法去就歷史尋出一種根本的發展的道理。但是向來沒有一個人成功的。神學派的歷史家例如法國的包綏（Bosuet）發見歷史是上帝的意旨，所有歷史的事實都看做發展神意。但是現在的歷史家不能相信這個原理，也沒有大膽量敢造出新的歷史哲學。因為歷史哲學的責任是發見歷史發展的原理。原理的發見一定要可以把所有的歷史事實歸納到一個或幾個普通的概念。歷史事實是複雜萬端；把他們完全歸納在幾個範疇之內是不可能的。假使把發展或進化當做歷史發展的原則，必至將所有的歷史事實都認為發展或進化。此種見解豈非荒謬之極。況且以歷史發展的

原理爲發展，也是不通的邏輯。經濟史觀並不是歷史哲學的原理。塞利格曼教授說：「經濟史觀」在已往完全是實在的；他在以後，就漸漸的「不十分實在了。」這是了解歷史事實複雜的話。這是了解時代不同，歷史的勢力不同的話。

總之人類事蹟不容一元論或抽象的玄妙論的解釋，已無可疑。司達姆勒耳的錯誤，即是想以法律解釋一切歷史。所以恩格斯最早聲明經濟史觀是一個新方法。鼓吹經濟史觀最有力的刺布里奧刺（*Labriola*）（意大利經濟學者）也承認經濟史觀是一個方法，不是一個理論。（*Theory*）刺布里奧刺說經濟史觀對於設立歷史律，或是發見一個普通的概念使所有歷史上複雜的事情都包括在內，是完全排斥的。塞利格曼教授說：經濟史觀是解釋歷史的一種準繩。（卷下第二章）

意大利哲學者科羅切（*Crace*）對於經濟史觀的要求，更簡了。他不承

認經濟史觀是一個新方法。他說歷史家用經濟史觀並不是方法與向來有什麼不同，不過是內容不同罷了。歷史學者按着唯物史觀尋得許多新的資料，(data) 新的經驗。(見 Gro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 p. 12)

歷史的要素是繁雜的，勢力是多元的。物質的狀況，社會的組織，政治的制度，個人的勢力，各有一部分勢力，而各時代各種勢力又是不同。在人類還沒有完全支配自然的時代，人類爲滿足物質需要的活動占生命重要部分的時代，歷史上的經濟方面當然是重要的。經濟史觀不過是專研究經濟方面——如生產方法，勞動組織——和各種勢力的關係。刺布里奧刺說經濟史觀一方面分析經濟的形式，範疇，他方面分析法律，立法，政治，風俗等，進而研究生命各方面的相互的影響。現代美國歷史學者辛姆克微區 (Simkovich) 可稱爲極端的經濟史觀論者，所說更爲透澈。他說：

「勞動生產力的歷史是科學的經濟史的基礎，並且是所有各種歷史的基礎。所有的法律，法令，制度都顯然是有目的的。但是假使我們不知道與那些目的相當的狀況是什麼樣，我們又怎麼能知過去之目的呢？我們對於勞動生產力有精確的知識，即可以解釋事物之過去，現在及未來。」（見美國政治學季刊一九一六年六月號第三十一卷第二號二四三頁。辛姆克微區羅馬滅亡新論）

按着經濟史觀研究歷史的，本書已經敘述過。近來美國更有畢耳德（Beard）從經濟方面研究美國憲法。上文所說的辛姆克微區研究乾草與歷史的關係。（政治學季刊一九一三年九月號）社會科學方面，美國有威布倫（Vahlen）英國哈蒲浩教授（Prof. Hobhouse）與其徒也會按着荷蘭尼博耳的方法參看本書卷上第六章研究初民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制度的關聯。（Hobhouse, Wheeler, Ginsberg: *The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Simpler Peoples) 最近我國有胡漢民從經濟方面研究思想上的反映，(建設第一卷三四兩號)戴季陶從經濟上考察中國的亂原(建設第一卷第二號)都是就着經濟的要素發見他的影響。胡氏的文章雖然對於古代經濟沒有淵博的研究，——這個研究須有多數學者窮年累月的精力纔可以有成績，——戴氏的文章雖然似乎將經濟的要素歸納到一個極單簡的事項，——外國製造品輸入之外，如人口統計，勞動生產力，生活程度，皆須有較爲精密之調查，爲相關聯的研究，——却都是有價值的討論，可以開中國歷史的經濟觀的先河。

譯者綴語

(一)關於經濟史觀的學說，我國向無專書。年來各雜誌報章間有論及之者，然復以片碎不全爲憾。爰譯是書，以爲研究哲學，歷史，經濟諸學者之

陶履恭 民國九年七月
十七日在北京

一助焉。

(二) 胡漢民先生在建設雜誌去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卷五號，著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此書間有採用胡先生譯語之處。特此聲明，以示來源。

(三) 原本間有涉及史事與字源之時，譯者於此等處則酌加解釋，以期明瞭。

(四) 譯書或用直譯或用意譯，皆不無可取之處。此書多係直譯而雜以意譯，閱者明達尙希有以教之。

(五) 此書全由陶履恭（孟和）先生校閱，對於譯文多所改竄；友人時昭瀛君曾譯此書下卷之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五章藉以自娛，譯者屬稿時嘗參考時君譯文；以上二人皆係譯者所最感謝的。（譯者多煩勞袁同禮（守和）先生之處，沈鎮南，吳景超，陳華寅三君曾與以多種幫助；亦係譯者所感激的。）

經濟史觀目次

緒論

頁數

卷上 經濟史觀的歷史

第一章 早期的歷史哲學

十八世紀——勒新, 海德耳, 佛古孫, 康德——唯心的, 宗教的, 政治的解釋——
物質的解釋——維柯, 孟德斯鳩, 巴克爾。

第二章 這個學說的哲學的先導

黑智兒——辯證方法和系統——幼年黑智兒派——佛愛巴黑, 格林, 黑斯。

第三章 這個學說的產生和發達

政治改革家馬克斯——萊因新聞——德法年報——馬克斯與露格——恩格
斯——神聖家族——蒲魯東——哲學的貧困——經濟學家馬克斯——共產黨

的宣言——美國各種雜誌——經濟學批評——資本論。

第四章 這個學說的獨創…………… 四八

十七世紀——哈林頓——十八世紀——大林卜，墨塞耳，加尼埃——十九世紀

——法國社會主義者——傅立葉，聖西門，蒲魯東，和 不郎克——德國人——斯

太恩，洛布塔士，拉洒兒。

第五章 這個學說的整理…………… 五八

社會生活裏的技術——經濟的和物質的元素——物質的和精神的激動

與反動。

第六章 這個學說近來的應用…………… 六七

馬克斯——摩爾根——恩格斯——科瓦勒勿斯基——格羅色——黑爾德布郎

特——達耳工——枯瑞——尼博耳——羅利亞——奇喀提——佛郎柯提——拍爾

曼——得馬勒——郎蒲勒黑特。

卷下 經濟史觀的批評

第一章 自由與必須

定數論的學說——社會環境的學說——偉人學說——道德的宿命論。

第二章 歷史定律與社會主義

什麼是科學的定律？——社會科學的定律——歷史定律——經濟觀對於社會主義爲獨立的——普通學理與其特別應用。

第三章 歷史裏精神的成分

把倫理當做一個社會的產物——罪孽，罪惡，和私犯——個人的和社會的道德——絕對的條款——唯心論和唯物論——道德勢力和經濟勢力的關係。

第四章 這個學說的誇張

羅利亞——經濟和宗教——經濟和哲學——其他的誇張——拍屯和亞丹斯

——恩格斯的否認。

第五章 這個學說的真偽……………五八

關於人類腦筋的事實——經濟生活先於精神生活——社會現象是經濟現象的反映——經濟觀之正當的形式。

第六章 這個學說的定論……………七〇

人類不容一元的解釋——經濟觀對於經濟學和歷史學同樣的重要——經濟學裏的歷史派——歷史學的經濟派——結論。

卷上 經濟史觀的歷史

第一章 早年的歷史哲學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的有名的著作家罕有注意於歷史的因果問題者。那時的史家多半祇敘述政治和外交的事實。他們解釋事實，除了最顯而易見的以外，如果還想再加說明，他們就引用「偉人」或空泛的『時代的天才』做解釋。就是現代歷史界的泰斗蘭克 (Ranke) 也不過祇拿外國政治對於國家的生長的影響來說明國際間的糾紛。

一方面史學家對於哲學沒有深的研究；他方面哲學家作出「歷史哲學」却又對於歷史不十分熟悉。如果說盧梭不是大史學家，並不算說得太重。此外如勒新 (Lessing) 的人類的教育⁽¹⁾，海德耳 (Herder) 的對於歷史哲學的思想⁽²⁾，受神道概念的影響都很大。德國的海德耳雖然好像蘇格蘭的佛古孫 (Ferguson)⁽³⁾，有許多方面可以叫做現代研究人類學者的

先驅，然而他對於新思想運動總不能有所幫助。赫胥黎和別的德國著作者(4)說：康德的世界歷史的思想(5)曾經預料到現代社會進化的學說；但是就是康德也不能十分脫掉當時神學的臭味，來用嚴密的科學的眼光，觀察歷史。黑智兒的歷史哲學達到「唯心論」的解釋之極端，但是他的「歷史的精神」的概念，又未免失之空泛微妙，不能得衆人的公認。

第二類的解釋，不若第一類的繁博，專用思想和感覺解釋歷史的生長；這一類的人主張宗教是進步的關鍵。世界上五大宗教在人類的發達上，都會有極大的影響，是無可疑惑的——猶太教表示責任的觀念，孔教表示秩序的觀念，回教表示公道的觀念，佛教表示忍耐的觀念，基督教表示愛的觀念。這個解釋沒有看到宗教是產物而不是原因，這個我們姑且不批評；但是這也不能解釋爲什麼某宗教的信徒的性行和情形雖然已經有根本的變遷，然而那個宗教仍舊能殼存在，不會和新思想衝突。就是按着基得

(Benjamin Kidd)所改正的，用宗教解釋歷史，也祇有少數的附和者。

第三類解釋可以叫做政治史觀。這個解釋的來源可以上溯到亞里士多德；後來的公法學者也很表示贊同的意思。實言之，這個學說以為歷觀古今史蹟，我們見得一個從君主專制到貴族政治，從貴族政治到庶民政治的一定的運動，並且無論理想上或制度上，總常有一個『從獨裁到自由』的進步。但是許多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是其中的一個——也以爲庶民政治可以一變而爲專暴；但是我們從現代人類學上看來，所謂從君主專制到貴族政治的一定的運動，也不能信爲有。總之，政治的變遷不是首位的，乃是次等的現象，已經屢次證明；如果我們把結果認爲普遍的原因，那就無異乎把車子駕在馬的前面。

以上的解釋多少都帶一點唯心論的性質，都不能解釋歷史，於是我們不得不藉重於物質的，非心理的，勞力，從事解釋。進而言之，一切社會的運